

序 跋 选 粹

观阵中学并未远去

——陈远发《远去的观阵中学》序

□ 高晓晖

缘分还真是一种很难言说的东西。要不是文坤斗先生推荐陈远发先生的书稿《远去的观阵中学》,我大概很难有机会与远发先生的这部新著发生关联。缘分之来,看上去是如此简单,可是,这缘分的背后,似乎总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神秘力量在推动,使两个不关联终于变成了实实在在的关联,想来这真是一种荣幸。

在我的阅读中,记不清有哪一部著作,让我产生过如此强烈的代入感。我和远发先生是同龄人,又都有乡村学校就学的经历和体验。相同的时代背景下,乡村学校的风景和故事,竟是如此的相类相似,莫非真的“太阳底下无新事”?

逝者如斯。时间的流逝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面对滔滔逝水,奋力打捞,抢救湮没或即将湮没于时间之间的故事或者风景,是作家的使命。为时代立传,其实就是用文字的力量去打捞,去抢救既往的历史,树立起时代的碑石,以此来抗拒时间的湮没。因此,作家是神圣的也是悲壮的,像滚石上山的西西弗斯。因为,时间的湮没是如此的迅猛,而作家的打捞与抢救却又是如此的力不从心。

在时间的长河中,洪湖观阵中学,一所创办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乡村简易中学,它是如此微不足道,就像一粒尘埃落入历史的烟波之中,几乎转瞬即逝。然而,在受教于这所学校的学子心中,它却是一座丰碑,精神的丰碑,它是如此崇高,如此让人难以忘怀。远发先生说:“我与众多同学在这里寒窗苦读,课余娱乐。这里的艰苦生活磨砺了我们,同时也给了我们欢乐。在一砖一木的缝隙里,我能触摸到时光深处的印痕。它昔日的辉煌,还有那些勤学苦读的身影,一直浮现在脑海之中。”(《我的母校》)“母校一直驻扎在内心深处,我对她的依恋,从来没有停止过。”(《情怀如山》)

基于对母校的感恩与眷恋,也出于对岁月无情的悲凉。远发先生有一种挺身而出的豪迈。他说:“任何人与事,终将抵不过岁月的流逝,是到了该留下些什么的时候

了。既为怀念那些逝去的岁月,又为一份观阵情怀。”(《情怀如山》)

要为母校“留下些什么”,也就是说,他将以一己之力,打捞或者抢救一段流逝的岁月。这当然是十分艰难的,同时也需要勇气和底气。他的勇气应该来自对母校的感恩。是这份感恩之心致使他不能不义无反顾。而底气则来自他把握历史、辨识历史、书写历史的能力。远发先生师从马立臣等历史学名家,谙熟历史学研究的一般规律。同时他又十分地爱好文学写作,于是,他分别于1999年出版了《文化名人故里散记》,2002年出版《荆楚文化之谜》。前者是1995年前后,远发先生外出考察的收获,他“每到一地,总是忘不了拜谒当地文化名人故居、墓地等遗址,时间一长,文章渐成气候,形成‘文化名人故里’系列”(《文化名人故里散记》后记)。后者则是远发先生打探、研究荆楚文化现象的收获,他“抓住荆楚地区古往今来在历史、地理、人文、自然诸方面尚未解决的若干难题,介绍其内容,分析其性质,推测其解释,追溯其源流”(蒋昌忠《荆楚文化之谜》序)。显然,远发先生如一位虔诚的勘探者,对历史文化遗存有着持之以恒的搜寻、辨析的兴趣。清代史学家章学诚有“史家四长”(史德、史才、史学、史识)之说,史德,是对历史的态度。要恪守“善善而恶恶,褒正而嫉邪”的信念。史识,是对历史的认知,明辨是非曲直,做出价值评判和取舍。史才、史学,是强调对历史知识的熟知程度和表述能力。“史家四长”,当然要以史德、史识为重,但史才、史学却又是史德、史识的基础和前提,所以,“史家四长”是相辅相成的,不可割裂。历史学科班出身的远发先生,当然是信奉“史家四长”的信条的。以“史家四长”为准绳,远发先生的史学修为,使他具备了担纲“校史”写作的底气。

关于观阵中学的“校史”写作,其实并非“史学”意义的校史,而是一个更为文学化的文本。书稿分为七章,大致可分为四个板块,第一至第四章为第一板块,是校园书

写。第五章为第二板块,是教师风采。第六章为第三板块,是学子芳华。第七章为第四板块,是未来展望与思考。虽然远发先生对观阵中学创建、发展、改制几十年变迁还有清晰的勾勒,但他关注的重心还是在写人。写个体,也写团队,为的是要提炼一种精神。即所谓“观中精神”。远发先生说:“这种精神是乡村中学所独有的,在中国社会却又普遍存在。我要叙述的就是这样一种精神,乐于奉献,不怕苦累,团结奋进,不懈追求,感恩回报。”(《情怀如山》)从历史的记忆中搜寻,提炼,作精准的精神辨识,这是作家的初心。而其终极目的,则是对精神的传承、弘扬和发扬光大。尽管如此,远发先生并非以严谨的史学话语来叙述“观中精神”,而是以一种“在场写作”的方式呈现历史的种种精彩。在作品中的言说,自始至终,远发先生都是“局中人”,他总是把自己的亲历、亲见、亲闻呈现给读者,让读者在真诚、真切的情感流露中感受时代的气息,感受历史的真实,进而受到一种精神的陶冶或洗礼。

过去未去。在远发先生笔下,观阵中学,这样一所已经消失在时间逝水中的乡村中学,被较为完整清晰地打捞上岸,她的简陋与艰难,她的生机勃勃,她的辉煌与辉煌之后的谢幕,尤其是她不惧风雨、一往无前的精神气象,是如此生动的再现于读者面前。观阵中学并未远去!

未来已来。新时代,新征程,无疑将遭遇无数新的挑战。要迎接新时代新征程中新挑战,观阵中学的故事、观阵中学几辈教师的故事、观阵中学走出的一届一届莘莘学子的故事,或多或少能给读者带来思想启发或者精神滋养,这大概正是远发先生的创作初衷吧!

是为序。

(作者高晓晖系湖南临澧人,著名文艺评论家。历任《长江文艺》编辑、《今日名流》执行主编、湖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一级巡视员。)

文艺评论



古典艺术下的女性命运书写

——评王亚彬舞剧《青衣》

□ 高 媛

九岁的筱燕秋天生就是一个古典的怨妇,她的运程、行腔、吐字、归音和甩动的水袖弥漫着一股先天的悲剧性,对着上下五千年怨天尤人,除了青山隐隐,就是此恨绵绵。”19岁时的筱燕秋风华绝代,可岁月流转,时光变迁,女人的青春转瞬即逝,小说中她为了重新登台做出的近乎“自虐”式的自我牺牲与疯狂举动并未过多展现,重点突出19岁的春来在台上大放异彩的片段,今日的春来如一颗闪耀的新星,恰如当年的筱燕秋,面对自己的师父,她也只是将一件戏服冷漠地甩给筱燕秋,头也不回地离去,这对一生要强的筱燕秋无疑是巨大的精神打击。当年,她用一杯滚烫的开水泼向B角李雪芬,断送了他人也断送了自己的演艺生涯。如今的境遇又何尝不是命运的往复与捉弄,她愈偏执,理想的光彩与她距离越远。舞剧对其命运悲剧的升华,不仅在她被抛弃至雪地独舞的悲戚,更着力凸显她在奔赴理想过程中对自己人格的毁灭,从而让观众在剧情的高潮中达到与舞者情感上的高度契合。

舞剧《青衣》还重点关注人物活动场景的设置,隐喻意象的营造,以暗示人物的命运发展。在与面瓜的婚姻生活中,出示“沙发”这一道具。新婚之初,筱燕秋与丈夫的生活温馨甜蜜,她头披白纱,二人的动作也如胶似漆,形影不离。筱燕秋扯下面瓜的围裙,暗示她内心的不安与对舞台的渴望。“沙发”不仅仅是二人日常生活的道具,也象征着他们生活理想间的距离与阻隔,筱燕秋心中存着舞台之梦,她与面瓜之间的鸿沟无法逾越。筱燕秋演绎的戏是《奔月》,“月亮”也是舞剧中出现的重要意象。毕飞宇在作品中认为,“人一心不想做人,人一心就想成仙”,“月亮”象征着孤独、清冷、寂寞,剧中一开始的月亮是正常月光,暗示筱燕秋追梦道路上的执着孤独,后来月亮变为血红,即罕见的“血月”。筱燕秋为了登台不惜自毁身体,流产并未恢复好便开始号叫不停落地训练,虽在预演时几乎与“嫦娥”融为一体,达到与角色合二为一的境界,可短暂的高光时刻过后,命运给予她的仍是“新人取代旧人”的残酷打击,淋漓的鲜血染红了月亮,也展现出她在坎坷命运面前的无限凄凉与悲怆。除却“月亮”意象,“镜子”意象也是本剧中不可或缺亮点。镜中映照出理想主义者的“镜像自我”,筱燕秋在一面镜中训练舞姿,亦对自己的灵魂进行反叛。

无论是舞台空间的布景,隐喻意象的塑造,都是为了展现人物命运运行铺垫。著名学者陈晓明认为:“毕飞宇这些年的写作一直在追问现代社会给人的意义,重要的是这种追问构成他的小说叙事的动机,并且使他小说的叙事具有某种特殊的内在思想。”舞剧中不仅淋漓尽致地展现出古典主义的美学,更对现代女性的生存、精神困境进行探索。舞剧名为《青衣》,“青衣”不仅是戏里的一种行当,也不仅是一个女性角色,青衣是接近于虚无的女人。青衣是女人中的女人,是女人的极致境界。青衣还是女人的试金石……19岁便登台惊艳众人的筱燕秋,短暂辉煌过后便迅速走向命运的滑铁卢,沦落到48岁便离开人世的悲惨结局,与其偏执的性格息息相关。舞剧力求在灵动曼妙的现代舞中展现人物的精神追求,“筱燕秋对艺术的执着与炙热是纯粹的,空旷与留白是属于她的美学诉求”。舞剧融入了中国传统水墨艺术,一人舞,白色幕布上的水墨影子亦舞。筱燕秋视艺术为生命,可幕布上的水墨却呈现出逃跑挣扎的舞者姿态,最后水墨甚至变为一面形态可怖的面具,象征着命运对她的恫吓与挑战,筱燕秋不顾一切地减肥,无视丈夫与家庭,一手栽培学生,甘愿为艺术献祭自身,可命运波诡云谲,一次次在一个个意外中将她推向无尽的深渊,这何尝又不是一种西西弗斯般的轮回悲剧。“悲剧就是把美的事物撕毁给人看。”长河落尽,晓星沉没,飞往月宫的嫦娥开始悔恨远离了世俗的烟火生活,碧海青天放大了她的孤苦与寂寞,众人对春来的崇拜与叫好中筱燕秋的悲剧显得更加惨痛。青春的逝去与生命活力衰退的不可抗拒也是人生的宿命。这样的悲剧命运,不仅仅是筱燕秋个人命运的悲剧,也是当时随着时代文化发展变化,传统文化及艺术表演形式日渐衰微的投射与展现。

舞剧《青衣》,将古典与现代交融,古典舞陈述故事情节的推进,现代舞则侧重人物内心情感的变化;将女性的生存困境通过舞蹈进行充分展现,对其命运遭际通过空间布景及系列意象象征隐喻;将戏曲、舞蹈、音乐交织,引发观众对古典悲剧美学的情感共鸣。观舞剧《青衣》,更如进入一段美的历程,对理想的诗性与现实的命运也会有更多深沉的思索。

从建筑视角看中国乡村发展

——读《如是之屋:中国乡村自建房故事》

□ 刘学正

随着我国乡村振兴战略的全面推进,农村人居环境得到普遍改善,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告别城市的喧嚣,选择“返乡置业”。中国乡村住宅,到底有什么魅力?《如是之屋:中国乡村自建房故事》是曾获多项国际建筑设计大奖的林君翰及其助手推出的一部社科新著,该书以深入的田野调查为基础,实地考察了中国西北地区的窑洞、中南部山区的傣族木屋、东南部地区的大型集合住宅、西部偏远高海拔地区的藏族住宅,旨在挖掘中国乡村自建房蕴含的建筑逻辑与智慧,讲述房屋建设背后的故事,从建筑的视角看待中国乡村发展。

与破败荒废的印象不同,陕西安附近的农村,让作者见证了窑洞建筑正在焕发新活力。越来越多的村民

投身遗产保护活动与旅游业,他们将窑洞改建为旅馆和餐馆。有些村庄重新设计了各个窑洞,用新地道将庭院彼此串联起来,并引入新的项目:从一个院子到另一个院子,游客可以购物、用餐和休息,无须中途返回地表。而这也给窑洞内部带来了变化,配备淋浴设施的卫生间不仅常见,还常常带有通风换气功能,解决了潮湿问题;传统炕床也被床垫和白色床单所覆盖。对游客而言,窑洞向他们展示了乡村生活景象。

在贵州省黎平县的侗族村寨在地图中查看,所居木屋极具特色,由传统手工艺制作而成,地板、墙壁、窗户、家具和木屋框架一样,均采用杉树木料。木屋易燃,无法抵御洪水,不好通电,也不隔音。近年来,传统建筑方式与混凝土框架组件的结合,在保留侗族民族文化与建筑风格的同时,使木屋的安全性更高,也更加实用。侗族独特的生活方式,吸引了大批游客自驾或乘高铁前来游览,侗族人的生活得到了更多关注,这令他们感到自豪。

而在福建厦门周边的农村,土楼仍持续散发着魅力,并引导人们做出改进,几乎每座土楼上,都有老百姓做出的改造。土楼各个部分被重建或彻底拆除,新的施工方法使得人们得以强化土楼土墙的结构完整性。住户向外扩建房屋,打破围墙并建设通道,从街道直通住宅。这些

创新融合了土楼的组织逻辑和新的空间理念。随着经济活动范围的扩大,这使部分家庭能够借此做些小生意,而这些经济活动已然成了乡村生活的一部分。结果表明,土楼的核心区域不但布局灵活,还彰显了其维持当代集体生活方式的能力。

走进云南香格里拉,周围建有1米厚土墙的传统藏族住宅随处可见。过去,用土墙围起来的前院用于养牲牲畜,墙体还构成了双层斜尖顶房屋的外缘,并以粗壮的木柱和横梁支撑。近年来,这种牢固的住宅经过改造,利用容易购得的钢材和玻璃进行加盖。加盖部分通常面积很大,可以将原本的土屋和庭院包裹在新建棚屋里。结果就形成了混搭建筑,看似相互矛盾,却适合低温极寒且光照强烈的高海拔气候。新房通常在设计中融入玻璃结构。傍晚时分,古老藏族城镇摇身一变,成了琉璃璀璨的现代都市。

“我喜欢看农民们怎么处理自己的小住所,每个东西都很实用,很多东西都可以从农村学!”城市化进程中,很多人在谈论中国的城市,而该书作者看向的则是中国乡村,真实记录中国乡村居民日常生活与建筑的关系,以及中国乡村住宅改造中实用且充满智慧的设计,发出了“向乡村学习”的倡议。

书香一瓣

人生犹如旅行,对于一个从未有过旅行经历的人而言,沿途风景和对未知领域的向往,都是致命的诱惑。《嘉莉妹妹》中的嘉莉就是这样一个涉世未深的旅行者。

她最初的出发是缘于单纯的想法:因为姐姐在芝加哥有了一份归宿,而自己读过书,受过教育,应该能在大城市求得发展,挣到一个好前程。所以她拼命找工作。只为了不靠姐姐能自己立足,可是事实上,芝加哥的霓虹灯下不只有光彩和亮丽,也有黑暗和阴影。

嘉莉无奈之下,寻求仅在车上一面之缘的杜洛埃的帮助,在这位推销员的眼里,嘉莉具有天生的自然之美,像一朵生在原野娇艳的花。这就意味着,嘉莉在他人的旅途,逃脱不了被人采摘的命运,就这样,嘉莉成了杜洛埃移至温室的案头花。

免了凄风苦雨,有了安定之所,嘉莉又恢复了往日的生气,开始了对生活美好的想象。聪明的她学会了家务,也学会了穿着打扮,她想象有钱人的派头。杜洛埃对她的肯定与赞赏,更加重她对这些物质的渴望。

嘉莉又是敏感的,有了社交生活的她渐渐觉得,杜洛埃只能给她稳定的住所,有限的物质生活。她无法像邻居太太一样有更高的享受,尤其是精神上的。对面女儿的琴声给了她一种向上的力量,尽管她不清楚生活的走向,但对她的人生起着矫正的作用。

如果说嘉莉委身杜洛埃是被动的,与赫斯渥的情感纠缠却多少有自愿的成分。至少最开始,嘉莉是被她吸引到的。赫斯渥穿着整洁,严谨体面,符合嘉莉对上流名士的认知。更何况赫斯渥对她是一见倾心:在不知其有家室的情况下往来,触碰了道德底线的嘉莉对杜洛埃是内疚的,充满歉意的。也正如她,在这份情感的纠葛中,寻求另一份依托:去戏院演戏,这是她所喜欢的,也是自我表现的内心需求。这份美好的体验如昙花一现,至少是在芝加哥这座城市。

不知是美国法律格外重视对家庭的保护,还是嘉莉的人生轨迹注定要延伸至远方,总之,赫斯渥因为贪恋嘉莉的美色,而被太太扫地出门。蒙在鼓里的嘉莉被赫斯渥以出轨的方式带离芝加哥,开始了嘉莉的又一段旅程。

遭受隐瞒、欺骗的嘉莉,对赫斯渥不是没有恨意,甚至几度拒绝同往——是命运之车载着她向前向前。

嘉莉性格里的温和与被动,一直主导着她,安于接受现实的安排,但在纽约这座更大的城市,想定居下来可不容易。

赫斯渥惨淡经营3年。一朝破败,将至穷途末路。这场巨变中,嘉莉开始是默默相守,静静相守,乐于听命。看到赫斯渥渐渐意志消沉时,她内心那股不屈服的力量唤醒了她,凭着在芝加哥剧院的一次成功尝试,她奔走于各大戏院,谋得一个群舞队员的位置,并凭着她出色的表现,成功实现被新闻报纸大肆报道的愿望,跻身赫斯渥所说的名流。可是,让嘉莉感到困惑的是:以前鞋厂拼命工作只挣到周薪四、五块,现在挣到日薪150块,吃穿住都免费由人提供,在嘉莉还不太成熟的思想里,她想不明白。

幸运的是,她遇到了艾姆斯,算是嘉莉的启蒙导师吧,让她明白:幸福不在于财富与地位,一个人精神上失败了,才是真正的一败涂地了!

嘉莉,几年的生活颠簸,命运更迭,让她迅速成长,寻找到人生方向,也终于懂得了生活的含义:绝对的幸福是没有的,人心总是不满足的。金钱、地位、华美的衣服,并不是幸福的代表。相对来说,人的智力和才华得到发挥和升华,比物质带来的喜悦还要深远。

张嘉佳创作的《云边有个小卖部》讲述了故乡的人和事,是一本关于梦想、亲情、友情、爱情的小说。小说里的人物平凡而普通,各有各的悲伤,在看清不幸后,用自己的方式热爱生活,每个人都是自己的一束光。

外婆王莺莺,在年轻时便守寡,一个人开着小卖部养活自己和外孙刘十三,她用善良的方式包容着外孙的一切,支持他去完成梦想。得知身患癌症后,70岁的王莺莺忍着病痛连夜开着拖拉机到城市去看望外孙,看到他在城里过得一塌糊涂,又连夜将他带回镇上,给他家人的安全感。回到镇上的刘十三被邻里嘲笑,王莺莺第一时间站出来维护他的形象,在他事业低谷期时,鼓励他振作起来,用行动支持他的工作。外婆没资格丢下外孙远走他乡的女儿,亦未将这些悲伤发泄在外孙身上,从未抱怨命运的不公,乐观地面对人生的每一个坎坷,积极认真地生活,用她的坚强为刘十三撑起一片天。

从小身患癌症的程霜,在她人生中仅有的三次出走,都碰到了刘十三。第一次出现,她以打劫的姿态开始走进他平静的生活;第二次,她给刘十三鼓起勇气,带他去找前女友牡丹,给他加油;第三次,在刘十三被外婆带回镇上,并和情敌顶头上司立下赌约要一年内完成1001份保单时,她再次出现为刘十三卖保险出谋划策,帮助他一起料理外婆的后事,在除夕之夜冒着大风雪陪着刘十三爬上山,把指引亡魂的灯笼挂到高高的山顶。她每次出现都能帮助刘十三排忧解难,给予他关怀和鼓励,用她短暂的生命照亮刘十三的人生。

从小被父母抛弃的刘十三,高考失利、爱情受挫、工作失意,大部分的人也许都像他那样遇到了各种生活的不如意。外婆和程霜的爱给了刘十三前进的精神动力,但爱他的人一个个离去,剩下刘十三独自生活。他拼尽全力渐渐地完成了当初定下的一千份保单赌约,之后辞职尝试写小说,认真地奋斗和生活,继续去追寻远方和梦想。外婆和程霜的爱是照进他生命的一束光,同样,他自己也是一束光,是外婆生活的寄托,是照亮程霜生命的光芒。

“为别人活着,也要为自己活着。悲伤和希望,都是一缕光”。生活是有光的,直面人生的挫折和悲伤,去克服,任何困难都终将过去,光照前路,活在当下。

一个不断实现自我的女人

□ 杨凤娥

光照前路,活在当下

□ 黄丽丽

